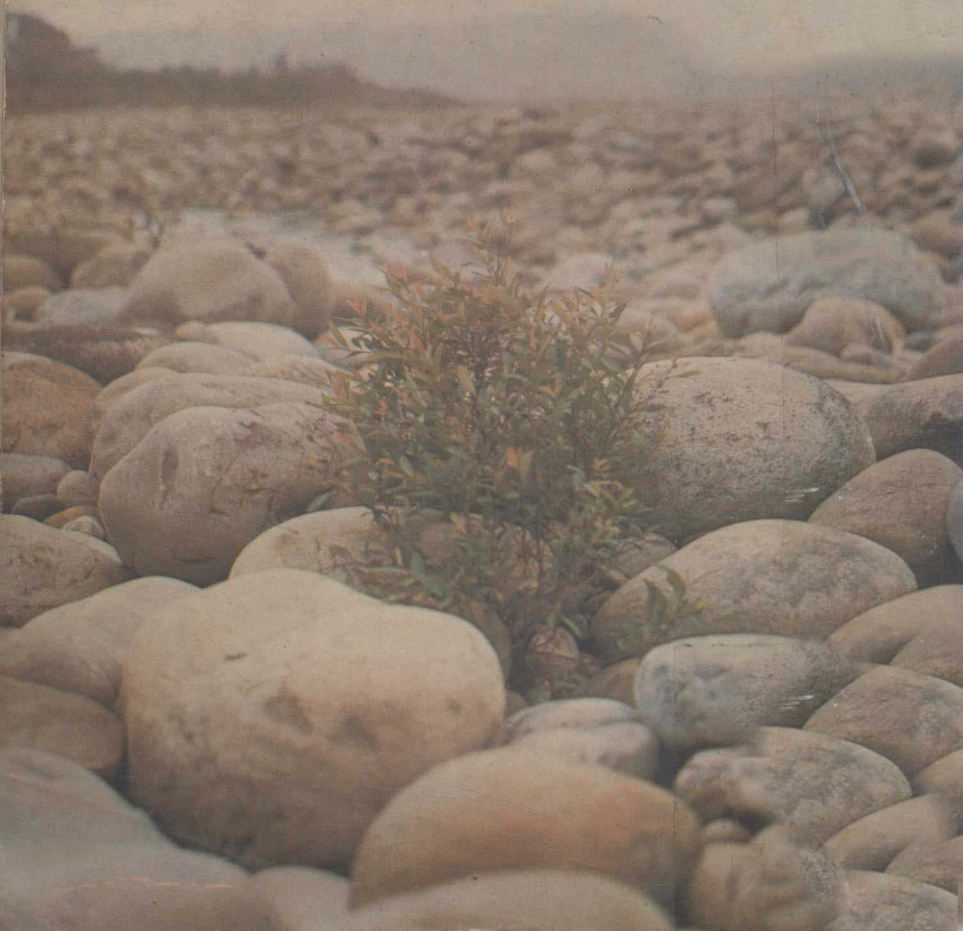


現代文小學說選集

(第二冊)

歐陽子編



歐陽子編

現代文學小說選集

第二冊

爾雅題字：王北岳 爾雅彖印：張慕漁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封面設計・攝影：覃雲生

現代文學小說選集 第二冊（爾雅叢書之23）

編者：歐陽子

校對：歐陽子・華景彊・吳俊穎・胡建雄

發行人：柯青華

出版・發行：爾雅出版社

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

台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一二號之22（國泰永安大廈二樓）

電話：三九三四〇三六

郵政劃撥：一〇四九二五

印刷者：協林印書館

臺北市貴陽街二段二三二巷四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一日初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五日三版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

平裝50元 精裝80元（如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目錄 (第二冊)

最後一節課	歐陽子	289
偽春	吉 錚	303
烈女	劉紹銘著 白先勇譯	325
散弟哭了	忻 約	345
會場現形記	於梨華	353
倒放的天梯	施叔青	373
圍城的母親	李永平	395
辭鄉	林懷民	415
瘞	馬健君	431

封神榜裏的哪吒

奚淞

441

譚教授的一天

黎陽

459

甘庾伯的黃昏

黃春明

483

鷹揚之前

張毅

503

天女散花

姚樹華

515

黑暗的靈魂

蓬草

527

西蓮——鹿城故事之二

李昂

539

塵埃

嚴

547

附 錄

「現代文學」第一期至五十一期的小說目錄

與作者篇目索引

歐陽子

563

歐陽子：最後一節課

歐陽子：原名洪智惠，民國二十八年生，臺灣南投人。臺大外文系畢業，獲美國愛華大學之文學創作碩士學位。出版有短篇小說集「那長頭髮的女孩」和「秋葉」，以及文學評論集「王謝堂前的燕子」。

「最後一節課」是一篇結構嚴謹的小說，其中之心理呈現與戲劇效果，同樣值得注意。作者首先揭示主角的自欺心態，然後一步接一步，把他逼向不可避免的最後覺悟。小說結尾特具反諷意味。

回到教員休息室，李浩然拿出手帕，抹掉額上的汗，倒杯冷開水，端在手中，坐進一張籐椅子裏，一口氣把水喝乾。在這種大熱天下午上課，實在不是滋味。從褲袋裏，他取出一包新樂園，點燃了一枝，順手把烟灰缸挪近，開始一口一口地抽起烟來。

他教的是初三甲、初三乙兩班英文。他的課都排在上午，但因他是初三甲班的導師，很關心他班上學生升學考試的問題，所以常趁下午自修課的時間，給他自己班上額外補習英文文法。今天星期二，初三甲下午最後兩節是自習，所以雖然天氣悶熱，李浩然却照例到學校來。講了五十分鐘前置詞，講得他不但口乾，而且有點頭昏腦脹起來。

李浩然是個難得的好老師。教書不單是他的「職業」，教書幾乎可說是他生活的全部。他的同事們，那裏有一個像他一樣，把時間全花在學生身上？他們全有家室，不像李浩然，光棍一個。李浩然今年已經三十九歲了。大陸淪陷之前，他在燕京大學只唸完兩年外文，逃來臺灣後，爲了謀生，就在臺北這所私立中學擔任起初三的英文課程來。如此，十七、八年的時間，像流水一般過去。他眼看着許多教過的學生，進高中，入大學，大學畢業後，有的成家立業，有的出國深造。而他，李浩然，還在這個中學，還是初三的英文老師。

這所中學，是臺灣僅有的幾個男女合校的中學之一。李浩然一向比較偏愛男生。事實上，「偏心」是李浩然當老師唯一的缺點。但這個缺點，除了他本人外，很少人觀察得出。當然，人人都知道他關心初三甲，遠勝於初三乙，但他是甲班的導師，所以這一點不值得奇怪。人們却不知道，他對自己班裏的學生，在心底裏，並不在乎看待。每一年，他都有一個，或兩個特別喜歡的學生，也有幾個特別討厭的學生。他非常羞於自己的偏心，認爲是他性格上最大的缺點，因此總

是壓抑着，埋藏着，不讓人看出來。一般來說，他喜歡的，總是內向、沈默寡言的男生。他最不喜歡的是愛說愛笑，自以為漂亮，帶着輕佻味兒的女生。

李浩然一口一口噴着煙，眼前浮起楊健那充滿痛苦的臉。他知道，剛才他耗費口舌，講了半天前置詞，楊健一個字都沒聽進去。他坐得直直的，眼睛怔怔望着前面座位，望着張美容和王挺兩個人。李浩然看見張美容和王挺低聲說笑，傳遞紙條，本想把他們叫起來，大罵一頓，但不知為什麼——也許是爲了懲罰自己偏心——他故意裝做沒看見，一直講課到鈴響。

李浩然當導師，除了關心班上的功課，對同學之間的瑣事，也知道許多。他曉得誰和誰要好，誰同誰吵架，也曉得誰和誰被人家開頑笑地稱做「一對」。他裝做不知道這一切，覺得留意這些「無聊」事，有失老師的身分。但他總是情不自禁，用眼睛，用耳朵，留心觀察，然後自下結論。

想着楊健那張痛苦的臉，那對充滿妬嫉、絕望的眼睛，李浩然心裏，爲這個孩子，感覺絞痛起來。他做過十幾班級任導師，偏愛過不知多少個學生，但他覺得，從來沒有一個學生，像楊健這樣，討他這樣喜歡。他精神上對這孩子這種愛，這種關懷，強烈得幾乎使他能在肉體上感覺出來。每天一進教室，他第一眼總是投射在楊健身上。他常不由自主地冥思，反覆猜想楊健不知道他對他的偏愛。楊健是個極內向的孩子，沒有朋友，很少開口說話，功課平平而已，個子相當高，長得很瘦，很白，像是營養不良。李浩然時常沈思，想追究自己何以這般疼愛這個孩子。是不是因爲自己小時候，唸中學的時候，和這個孩子個性相同，寂寞，內向，沒有朋友？還是因爲楊健和自己一樣，從小失去父親，孤苦伶仃？

李浩然接任這班導師，沒有多久，就注意到楊健這個孤獨沈默的孩子。他立刻就喜歡上他。他把楊健的家庭背景調查得清清楚楚，得知他是獨生子，八歲喪父，母親開裁縫店，母子倆相依爲命。他對楊健的感情與日俱增。他開始遐想，假如楊健是他的兒子，那該多好。他愈想，愈相信自己若有兒子，必和楊健一個模樣。他從來沒想過改變他的獨身生活。他早已習慣了獨居，結婚一事，在他想來，不但不可能，而且不可想像。但是，認識楊健以後，他開始莫名其妙地，時常感覺到難堪的寂寞一陣陣向他襲來。在這種時候，他總這樣自問：「我老了嗎？……不錯，我開始老了……假如我結婚，有了孩子，情況會好些吧？」

這念頭使他很不自在。他不喜歡想女人的事。不知是自卑，是害羞，還是憎惡，他總是不願想女人。女人使他聯想起一個女孩，連帶着一串難堪無比的回憶。二十多年前的創傷，傷口早已停止流血，一塊疤却永遠結在那裏，永遠提醒著他，像一面鏡子，強迫他面對自己的醜陋。那尖銳的笑聲，「癩蛤蟆，癩蛤蟆」的喊聲，至今還偶然在惡夢中，把他一身冷汗地逼醒過來。但那却是許久以前的事了。在南京唸中學時，他愛上同班一個名叫張麗玲的女孩，（但那是愛嗎？或只是少年人盲目的崇拜？）總之，他默默思慕了她一學期，沒勇氣和她講一句話。他記得當時那種充滿快樂的痛苦，那種充滿絕望的渴盼。

後來，他終於寫了一封長信，表白自己心事，鼓起勇氣，寄去她家。他記得把信投進郵筒後，他站在郵筒旁邊突然感到的懊悔和恐慌。第二天他不敢上學，裝病請了一天假。第三天，他懷着忐忑不安的心，進入教室，却見張麗玲抿着嘴，偷眼看他，臉上露着笑意。當天放學後，班上大掃除，張麗玲主動走來，和他一同擦窗戶。他臉燒，心跳，快樂得差點暈過去。而張麗玲的

眼睛、面頰，都泛着笑意——一種使他當時迷惑不解的笑意。

那天回家後，李浩然又顫抖地寫了一封信，約張麗玲在公園見面。

李浩然實在沒料到張麗玲真會赴約。她是那麼出風頭的一個女孩，漂亮，活潑，總被一羣同學包圍着，嘖嘖咕咕，快樂得像隻小鳥。如此一個女孩，怎麼看得他上這樣一個平庸，孤僻，又算不上瀟灑的男生？所以當他走進公園，一眼瞧見張麗玲已坐在石凳上等着，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害臊地，警扭地，走上前去。張麗玲猛地抬頭看他，她臉上滿是笑意，綑得像個汽球，就要爆炸開來一般。就在這霎那，一羣女生從樹後躍出，齊聲合唱：「癩——蛤——癩——蛤——」於是張麗玲的臉蛋炸開，又尖又銳的笑聲猛爆了出來。

李浩然常恨自己沒能在那羞辱的片刻死去。他再也沒有回那所學校。他自幼父母雙亡，一直寄住叔叔家，叔叔當時正要搬去北平，他也就跟着遷居北上。人雖然一走了之，可怕的記憶，却永遠跟隨着他，像鬼魅附身，驅之不去。

李浩然又倒杯冷水，喝下幾口。他拿着玻璃杯，在手中轉動着，玩了一陣，放下，繼續抽煙。他很爲楊健擔憂。再沒幾個月就考高中了，他考不考得取呢？功課本來就不夠好，還想談戀愛！……李浩然搖了搖頭。接着，他想，不論楊健考取或考不取，兩個月內，楊健總歸要脫離他的生活圈子了。他感到一陣難受。

好幾個月前，李浩然心裏萌起一個念頭，這念頭曾縈繞着他，使他白天吃不下飯，晚上睡不着覺。「不知楊健的母親，究竟是怎樣一個女人？」他料想她大概和他差不多年紀，守寡了這許多年，不知她有沒意思……？他反反覆覆想了許久，心裏幻想着，假如楊健真能變成他兒子，就

能永遠守在一起，永遠不必分離。這幻想纏了他好幾個禮拜。於是，有一天，他懷着忐忑不安的心，走到信義路楊健的家。他假裝看完電影路過，走進他們裁縫店裏。楊健猛見老師進家裏來，羞窘得滿臉紅暈。李浩然望着他，心裏湧起無限愛意。但當他見到楊健的母親，他突然感覺自己荒唐得可笑。她倒是長得不錯，年齡也和他相仿，對兒子的老師，更是畢恭畢敬。但李浩然斷定她絕不是那種肯再嫁的女人。而且，就算她肯再嫁，他真要娶她嗎？……又一次地，他覺得結婚一事，與他沒有緣份。他是命定了要單身的。

但他是多麼的渴望着能做楊健的父親！在他心底裏，他早就把楊健收養做兒子了。他覺得，世界上任何一個父親對自己兒女，都及不上他對這孩子的愛。他深深瞭解並同情楊健的寂寞。而楊健的痛苦，又是怎樣深刻地感染着他！每星期，學生繳進週記本，李浩然總是把楊健的簿子先抽出來，頭一個看。當然，楊健不會把他戀愛着張美容的事，直寫出來。但李浩然從字裏行間，清清楚楚窺探得出楊健心底的苦悶與孤獨。無論在課內，或在課外，李浩然總暗中留意着楊健的一舉一動：他那凝望張美容的神態，那突然的臉紅，上課時心不在焉的模樣，向王挺暗投的妬恨的眼色，全都洩漏出楊健心底的秘密。他讀楊健的週記，真恨不得在批評欄寫道：「莫要煩惱，我的孩子！……忘掉那女孩吧，她豈配得上你？」但當然，他沒這樣寫，他怎能寫下這種評語，喪失老師的身分？他又想找楊健來單獨談談，但還是感到不妥。他能對他說些什麼呢？楊健當然不肯把心事道出，他怎能先行開口，徒增楊健懊惱？而且，雖然他極欲向楊健表白他對他特殊的愛和關懷，他却視這種渴慾為可恥的弱點，於是他鎮壓着，想一方面向自己證明自己有克制力，同時在別人眼中，能保持老師的尊嚴。

說起「尊嚴」，李浩然時常覺得它是他唯一僅有的財產。他隻身來臺，又沒結婚，一個親人都沒有；他住的是學校宿舍，賺的錢每月用盡，實在可說空無一物，兩袖清風。但他知道他有着不可侵犯的「尊嚴」。學生們雖然不見得喜歡他，至少都尊敬他。當然，他知道學生在他面前喊「李老師」，背後却直稱「李浩然」。但學生對待他，絕不敢像對別的老師那樣，亂開頑笑，或無理取鬧。他必須牢牢保住這僅有的財產。

上課鈴已經響了好一陣子。李浩然抽了最後一口烟，在烟灰缸底把火滅了，喝掉杯中剩下的冷開水，站起身來。他又一次抹乾額上鼻上的汗珠，突然覺得頭有點暈沉沉的。這種天氣就該留在家裏睡午覺，還趕着來給學生補習，學生也都懶洋洋的，真是自討沒趣。他剛才留給學生一些功課，叫他們用前置詞 *in, on, and of* 各造十個句子。他決定去教室監督一下，看看他們是否在做功課，便回家睡覺。

李浩然走近教室，聽見室內吵鬧得很，但他一進去，大家立刻安靜下來，紛紛開始做功課。「好一批無知的孩子！永遠需要人看着！」他懊惱地想，眼睛却瞥向楊健。楊健以手支頤，坐着發呆，簿子攤開在桌子上，手裏拿着鋼筆，但顯然心神飛得老遠。

「大家快做功課！」李浩然喊道。

楊健像從夢裏醒來，咬咬嘴唇，聳動肩膀，開始低頭寫字。李浩然兩手交握背後，在室內輕步踱來踱去。他看見王挺又偷傳一張紙條給張美容。張美容看了字條，「嗤」地笑出一聲，急忙掩口，怕被老師聽到。楊健停筆，抬頭，狠狠瞪了王挺的背後一眼。李浩然看在眼里，很想命令張美容把字條交出，看裏面到底寫的什麼。但他沒這麼做。他覺得這樣做未免有失尊嚴，而且他

知道自己的動機不很光明，於是他忍受着，壓抑着，又裝做沒看見。

他靠着牆，離楊健沒幾步遠，眯眼端詳楊健伏在桌上寫字的模樣。爲什麼他長得這樣瘦？不是肉吃得太少？瞧他的手，白裏透青，指頭這般纖細，只比女孩的手大一點，並不很像男人的手。他該正當青春發動期吧？……瞧他嘴唇上，已長出不少毛，稀疏的軟軟的毛……李浩然甩了甩頭，手在空中一揮，像要從腦中揮走什麼似的。他的臉微微發燒。

悄悄地，他走到楊健座位旁邊。楊健正在埋頭造 in 的句子。李浩然一眼看見簿子上，幾行瘦削的，齊向左邊歪斜的英文字體：

1, I saw her in my dream.

2, She is the prettiest girl in the world.

3, She is not in love with me.

4, I am in

突然，楊健覺察老師站在身邊，忙用左手掩蓋造好的句子。李浩然聳聳肩，望望天花板，裝做心不在焉，並沒看那些句子。他感覺腦袋裏有把鎚子，敲打他的頭。

他決定回家睡一覺。他走向門口。

「李老師！」一個女生的聲音。

李浩然停步，回頭，見張美容舉着右手。「李老師，」張美容說，滿臉堆笑。「賴蛤蟆，賴蛤蟆怎麼拼？」

「賴——什麼？你說什麼？」李浩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突然，張美容咯咯尖聲笑起來。接着，全班嘩的一聲，也都笑了起來。張美容笑得伸不直腰，用力扯了一下王挺的衣袖。她想禁住自己不禁，反而更加尖銳地又爆了出來，止不住了。

「張美容！」李浩然厲聲叱道。他的臉在這瞬間變得鐵青，兩眼凸出，像要從眼眶裏跳出來一般。

大家頓時靜下。張美容強行按捺，用手緊緊壓住嘴巴，才制止了笑聲。李浩然虎視眈眈，瞪着她。

「你剛才說什麼？」

張美容想回答，又怕自己再笑出來，尷尬了好久。

「癩蛤蟆嘛，」她終於說，「我要造句，不會拼——」她忍不住，伏在桌上，又咯咯尖笑起來。

李浩然一張臉，緊緊的，又青又白。坐在老師近處的學生，看見他兩頰肌肉微微抽搐。大約有半分鐘的時間，他木然站着，一動不動，眼睛狠狠盯着伏在桌上笑得死去活來的女孩子。

於是，突然，他兩步跨到張美容座位邊，像捉貓般，一把將她從座位揪起。張美容大吃一驚，笑聲頓失，臉上現出詫異，惶恐。

「說——！快說！你罵的誰？」李浩然咆哮。

張美容張口結舌，半天說不出話。她東張西望，像在詢問同學們，到底怎麼一回事。大家却啞雀無聲。誰都沒見過李老師發脾氣，驚奇之餘，那裏還有人敢發言。李浩然一手還抓着張美容右膀子，捏得她作痛，但她見老師這般憤怒，不敢動彈。

「我不是故意的，」她說，眼睛一紅。「實在是忍不住才笑出來的。」

「你罵的誰！」李浩然叱道。

張美容畏縮一步。「我那裏罵人了？」她一臉驚愕。

「你喊誰癩蛤蟆？」

張美容楞了一下，突然露出恍然大悟的樣子。她輕吁一口氣，臉上漾起要笑又不敢笑的神情。全班同學開始低聲交談，有人在偷笑。

「李老師，這真是誤會了。我怎麼會——怎麼敢——」張美容頓了頓，抿抿嘴，像想笑，又像不好意思開口。「我怎麼敢喊李老師——」

李浩然跳起。「我？我！誰說我！」他大吼，氣得喘息。「誰說的我！」他聲音顫抖，嘴唇跳動，眼裏噴出火來。於是他嘴巴一歪，說道：

「你道我不知你罵的誰？你道我不知？」

張美容嚇得目瞪口呆。她的臉一陣紅，一陣白，眼淚就要滾出來。「我沒罵人，」她喃喃說。

「她真的沒罵人，」王挺說。

「還袒護她！」李浩然轉身，怒視王挺，像要吃掉他一般。「你道我不知你們兩人罵的誰？」

「我們兩人？」王挺說道，左右環顧，搔搔頭皮。「這就奇了。我沒說半句話嘛。」

「還裝什麼蒜？可要我說出來？」李浩然說，勝利似地，聲音刻毒，充滿諷刺。「你們胆敢

笑他癩蛤蟆，可是我說句老實話，」他狠狠推了推張美容肩膀，「老實說給你聽，你配不上他！差得遠呢，你才配不上他！」

張美容轉向王挺。「他說什麼？」她低問。

王挺搖搖頭。「誰知道，」他低聲答。

全班議論紛紛，教室裏聲音很響。

李浩然眯起眼，譏嘲地望望張美容，又望望王挺。他腦袋裏的鎚子，敲打得愈來愈猛，整個頭像要炸開了一般。他知道自己已經陷入極難堪的處境，退路已經沒有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前衝。

「還裝不知道，」他哼地冷笑一聲。「誰都知道你們罵的是楊健。」

「楊健！」全班譁然。大家不約而同轉頭，一百多隻眼睛，集中在楊健臉上。

唯獨李浩然，沒看楊健一眼。他依舊嘲諷地，輕蔑地，望着王挺和張美容。

「楊健？究竟怎麼回事？」張美容說。「爲什麼罵楊健？他好端端坐在我後面，和我什麼相干？」

「這真奇了，」王挺大聲說，充份表露對老師的不滿。「我和張美容，憑什麼喊楊健癩蛤蟆？」

班上發生嗤嗤的竊笑聲。

「我們問他看看，好不好？」張美容說，回轉頭。

李浩然這才把視線投向楊健。楊健坐在那裏，半張着口，兩眼骨碌骨碌溜動，頭轉向左，又

轉向右，好像不能明白，又像不相信自己耳朵。他一張臉變得像死人一般慘白，兩手死死抓住桌沿。

突然之間，李浩然明白了。他臉上譏諷之色頓失，面容忽然變得和楊健一樣灰白。他眼裏現出惶恐，絕望。現在他才明白，楊健原來一直深鎖着心底的秘密，不但班上同學都不知道，連張美容本人，也一點不知楊健的戀情。只因為他自己對楊健過份關心，總是留意他的一舉一動，這才把他的隱秘窺探出來。而他竟誤以為別人，也和自己一樣，早就看穿楊健的心。

李浩然的頭痛得很厲害。他不能思想，但迷糊中，他知道自己完了。他已經失去一切。在這幾分鐘內，他喪失了儲蓄將近二十年的尊嚴。這是他自找的。他原可不必受此屈辱。他原可留在家裏睡午覺。

「你說嘛，楊健，」張美容說。「老師說我罵你，說我和王挺罵你，我那裏罵了你？你說我罵了你沒有？」

楊健望了張美容一眼，嘴唇蠕動幾下，却發不出聲音。他垂下頭。過了一會，他的眼睛又開始移動，慢慢由下而上，終於停留在李浩然臉上。這對眼睛流露的，是仇恨，是屈辱。

「我那裏罵了你？」張美容又說。「你說我罵了你沒有？」

楊健從老師臉上，收回視線，看張美容。李浩然看着這對仇恨的眼睛，突然之間，轉變得柔和，憂傷。楊健又蠕動雙唇，想說什麼，還是說不出來，只對着張美容，微微搖頭。由於想說話而說不出，他的面頰一陣又一陣抽動，像痙攣一般。忽然，他的嘴唇開始猛顫，於是「哇——」的一聲，他伏在桌上嚎啕大哭起來。